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紅樓夢第二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風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李粧奩事的一干人那天有黃昏以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要賤了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頭裡一個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且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風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底下聽見裡面有人喊咕咕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麼的風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使命小紅進去粧做乏心的樣子細心打听着用活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着去了風姐只帶着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開只虛心的掩着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咕咕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唰的作響枝梢上咕咕的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風姐吃了酒被風吹只覺身上發寒豐兒後面也把手一縮說好冷風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長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奶奶那裡等着豐兒也不得聲也要回去穿衣裳連忙答應一聲回頭就跑了風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唏噓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森然直豎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邊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

恰似燈光一般風姐嚇的魂不附體不覺失聲的咳了一声却是一隻大狗那狗抽頭回身拖着个掃帚尾巴一跑到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犹向風姐拱拱兒風姐此時肉跳心驚急忙的向秋爽齋來將已來至門口方聽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个影兒一恍風姐心中疑惑還想着必是那一房的了頭便問是誰問了兩声並沒有人出來早已神魂飄蕩了恍恍惚惚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牆娘連我也不認得了風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那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只听那人又說道牆外只管享榮華受高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風姐听说低頭尋思捫想不起那人冷笑道牆外那時怎樣疼我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風姐听了此時方想起来是賈蓉的先妻秦氏便說道嗟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要走時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跤犹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豈兒影兒倏忽的來了風姐恐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来說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豈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紅過來扶著要往前走風姐道我倦到那裡他們都睡了回去罷一面說著一面帶了兩個頭盔急忙趕到自己房中賈璉已回來了風姐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向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欺空

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料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表世安家來打听事務。因太早了，見卓上有昨日送來的抄摺，便拿起來開看。第一件吏部奏請急選郎中奉旨照例用事。第二件是刑部題奏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十八名犯頭一名鮑音係太師鎮國公賈德人。賈璉想了一想，又往下看。第三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枉死節婦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世襲三等賤銜。賈璉家人賈璉看見這一件，心中不自在起來。待要往下看，又恐遲了不能見表世安的面，便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騎車走了。平兒收拾了換下的衣服，此時凤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夜裡我听著奶子沒睡什麼覺，我替已捶著好生打了盹兒。罷，凤姐也不言語。平兒料著這意思，是了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捶著。那凤姐剛有要睡之意，只听那邊大姐兒哭了。凤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麼著呢？姐兒哭了，你到底拍著他些，你也感愛睡了。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听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狠命的拍了几下，口裡嘟嘟囔囔的罵道：「真心的小短命鬼兒，放著屍不挺三更半夜，你外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來。凤姐听见說了，不得你听已他，硬挫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老婆子下死

勁的打他几下子把担儿抱過來罷平兒嘆道奶儿別生氣他那裡敢挫磨姐兒只怕是不提防確了下子也
有的這會子打他几下子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的打今兒風姐听了半日不言語長嘆
一聲說道你瞧這會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呪明兒我要是死了撂下這小孽障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兒嘆道奶
儿這是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風姐冷笑道你^{那裡}不知道我是早^早明白了我也不久了雖然活了三十五歲人家沒見的
也見了沒吃的也吃了衣祿食祿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賭盡強也爭爭足了就是壽字
兒上頭缺點也罷了平兒听说由不的眼圈兒紅了風姐嘆道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們只有喜欢的你們
心計和心氣兒的過日子省得我^是你們眼裡的刺只有伴你們知好^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听了越發
下淚來風姐嘆道別扯你扑的臊那裡就死了呢這么早就哭起來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兒說連忙
哭道奶儿說的這么叫人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捶風姐像睡熟的睡着平兒方下炕來只听外面脚步響誰知賈璉
遲了那表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過而回心中正沒好氣進來就問平兒道他們還沒起來麼平兒回說沒
呢賈璉一路捧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啊這會子還都不起來安心打掃臺打撒^杆兒一盞聲又要吃茶平兒忙
倒了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了頭老婆子兒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涼這會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

溫溫的拿了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唧一聲摔了个粉碎風姐驚醒唬了一身冷汗暖啾啾聲睜開眼見雷
璉氣狠上的坐在傍邊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風姐道你怎麼就回來了問了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一聲雷
璉嚷道你不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風姐嘆道這又是何苦來呢常時我見你不像個兒回來的快向你一
聲也沒什麼生氣的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風姐嘆道沒有遇見少不得奈煩些明日再去早些見
然遇見了賈璉璉道我可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趕犛子呢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沒个動靜兒的沒來由為人家
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往那有事的人还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還听见話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
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外的腿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風姐听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証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
強倍嘆道何苦來生這座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只得耐煩些少
不得替人家辨也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何難的事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麼你明兒倒也問出
風姐嘆異道向誰賈璉道向你哥也風姐道是他嗎賈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風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麼事叫你
替他跑賈璉道你還在犛子裡呢風姐道真這就奇了找連个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个
事連太也和姨太太也不知道呢頭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件你身上又常嚷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裡頭

知道說起來真可人惱你更不問我也不得告訴你你打諱你哥已行事像个人呢你知道外頭的人都叫他什麼風姐道叫他什麼愛理道叫他忘仁風姐撲味的哄他可不叫王仁叫什麼呢愛理道你打諱是那個王仁是嗎忘了仁義孔智信的那個忘仁哪風姐道這是什麼人這等刻薄嘴見遭塌人愛理道不是遭塌他呀是索性告訴你已也便知道知道你那哥已的好處到底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呵風姐想了一想道暖啲可是呵我也忘了向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首嗎我记得年已都是玉兄弟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邊送過戲來我还偷已見的说二叔為人是最好利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裡還烏眼雞是的不是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照他是个兄弟他还出了个頭兒攪了个事兒嗎所以他那天說送他的生首信們還他班子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這麼早說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愛理道你还作夢呢你哥已到京接著舅太爺的首尾就鬧了个弔他怕信們知道攔他所以沒告訴信們弄了好几千兩子後來二舅嘆著他說他不換一綢打卷他吃不住了要个法兒指著你二叔的生首撒了个綢想著再弄几个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款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丟臉你知道我走早為什麼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奏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本員已故慮著落大弟王子勝姓兒王仁賠補命是兩個為了我信他們托人情我只他們嚇的那個樣兒再者又問像太已和你

終應了想着我已捋理內廷却換點老表替辦。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世裡歎去了。我白起來。跑了。賴他們家裡。還那裡定戲擺酒。說。叫人生氣。不生氣。風姐听了。像如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強。護短。所費。如此說。便道。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命。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省了。帶累別人受氣。背裡罵我。說着。眼淚便下來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要睡道。你到不用這話。著是你哥。只是人我並沒說你什麼。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他們還睡著。像們老爺子。有這個規矩。你如何作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啊。風姐听了。這些話。總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這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怎的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獨為我。就是太太。听见也喜。歡。愛。睡。道。是。了。知道了。大。蘿。卜。這。用。尿。灌。平。兒。道。奶。已。怎。麼。早。起。來。做。什。麼。那。天。奶。已。起。來。不。是。有。一。定。的。時。候。見。呢。命。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已。也。算。替。命。掙。殺。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已。擋。頭。障。不。是。我。說。命。把。現。成。的。不。知。吃。了。多。少。這。拿。替。奶。已。辦。了。照。子。事。況。且。開。會。着。好。几。層。兒。呢。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况。且。這。也。不。單。是。奶。已。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諒。命。生。氣。左。右。倒。底。是。奴。才。呀。奶。已。跟。前。侍。着。

身子累的成了個病色見了這是何苦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賈璉幸是一肚子向氣那裡見得這好嬌

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嘆道數了年了罷他個人就教仗的了不用你幫着左右井是外人多早晚我死

了你們就清淨了風姐道你也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淨着又哭起來車

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橫窗賈璉才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這裡風姐自己起來正在梳洗忽見王夫

人那邊小了頭過來道去送了叫向二奶奶白過舅太太那邊去不去如要如去說叫二奶奶同着二奶奶上路去呢風姐

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外家不信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驚也實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去

去我還有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二奶奶也要去各自去罷罷小了頭答應着回去

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風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己不去也該帶了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

子自然要去照應照应的於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正在炕上兩

個眼睛歡喜的看寶釵梳頭風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風姐便嘆嗒的水

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瞧着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聲兒麝月嘆着道二奶奶頭裡進來就攔手兒不叫言語麼

風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麼呢沒見這老太太了還是怎麼小孩子氣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傍邊看什麼成

日家一塊子在屋裡還看不發嗎也不怕了頭們哄話說着味的候又瞅着他吧嘴兒宝玉虫也有些不好意思
还不理會把个宝釵直臊的滿臉飛紅又不好听着又不好說什麼只欠裏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趣着自己遞了二袋烟
凤姐哄着站起來接了道二妹兒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宝玉面也搭趣着我这个弄那個凤姐道你
先去罷那裡有个命等着奶兒們一塊兒走的理呢宝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
的那件雀金泥好好凤姐因慙他道你為什麼不穿宝玉道穿着太早些凤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虧宝釵也
和王家是內親只是那些了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釵兒去接着說道二奶兒还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
了凤姐道這是什麼原故罷人道告訴二奶兒真亡的我們這命行的事却是天外飛來的那一年因舅太太的
生日老太太给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有晴雯林兒呢聽見說病着整整給他
縫縫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已經沒喘出來呢去年那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上誰知這命命兒了這件衣裳
想起晴雯來了說他不穿了叫我信他收一輩子呢凤姐不等說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兒的那孩子模樣兒丰兒
都好就只嘴頭子利害些偏亡兒的太亡不知听了那裡的謠言活鬼的把个命兒要了還有件事那天我瞧見
廚房裡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兒叫什麼五兒那了靈長的和晴雯脫了个影兒我心裡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他媽

他媽說是很願意我娶着三爺屋裡的小紅跟了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托五兒補過來罷罷早更說太已那天說
了凡像那丁樣兒的都不叫派到三爺屋裡呢我所以也就擱下了這如今三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能
叫他進來可不知三爺屋裏不願意要想着晴雯只晴兒這五兒就是了宝玉本要來聽見這些話又默了慧兒道
為什麼不願意早就要弄進來的只因太已的話說的信實罷了姐姐道那麼着明兒我就叫他進來太已的跟前有我
呢宝玉听了喜不自勝俸走到賈母那邊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風相欠他兩口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像那種光
景甚實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嘆道我和你到太已屋裡去罷嘆着出了房門一同事兒賈母宝玉正在那裡回
賈母往房上家去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此回來你身子便好些宝玉答應着出來剛走到院內又
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几句不知什麼寶釵嘆道是你快去罷將宝玉催着去了這裡賈母和鳳姐寶釵
說了這三句話只見秋紋進來傳說三爺打發焙茗回來說清二奶已宣敘過他又忘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
頭向三爺若說是三爺忘了一句話奉叫我回來告知二奶已若是去呢快些去罷若不去呢別在鳳姐_{地裡}站着說的
賈母鳳姐並_下站着的老婆子了頭都嘆了寶釵的臉上飛紅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个糊塗東西這也值的這
麼慌張上跑了來說秋紋也嘆着回去叫小頭去罵焙茗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頭說道三爺在我已見的時候下

馬某叫回來說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這金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那了頭嘆着跑回來說了要母向
匡敏道你去罷省了他怎麼不放心說的這欽站不住又被風姐逼着祇嘆沒好意思像走了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
了來了給要母請安見過了風姐坐着吃茶要母因問他這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几日廟中作好事有几位道
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所以不得空見來今見特來四老祖宗明兒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
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要母便問做什麼好事大了道前月為王大人府裡不干淨見神見鬼的偏生那太乙夜間又看
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平安
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見來請老太乙的却說風姐素日最是厭惡這些事自從昨夜見鬼心
中只是疑心惑心的如今听了大了這些話一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平已有三分信意便問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
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魄大了見問便知他有些信意說道那也要向這位菩薩尋我告訴你他也知道這个
散花菩薩根基不淺修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園中父母打柴為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橫四目身長八尺
兩手托地父母說這是女精便棄在深山背後了誰知這山上有个得道老猢猻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頂上白
氣冲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与猢猻天上談道泰

禪說的天花散漫到了一千年後便飛昇了至七山上只見陔徑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
此世人總蓋了廟塑了像供奉着風姐道這有什麼憑據呢大了道却也又來撒謊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
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咧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了都被他哄了不成奶也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他
到底是祝國裕民有些靈驗人後信服啊風姐听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麼着我明兒去試看你廟裏可有籤我去求
一籤我心的事籤上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兒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愛世道
既這麼着索性等到後月初一你再去求設着大了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裡去請了安回去不提這裡風姐勉強扎
擗着到了初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帶着平兒并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衆姑子投了進去獻茶
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風姐也無心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举起籤筒默心的待那兒鬼主事畢身體不安
等^抄籤告了一回德搖了三下只听得一聲筒中掣出支籤來于是頭抬起一看只見寫着第三十三籤上大吉大了忙看
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王熙鳳衣錦還鄉風姐見這几个字吃了一大驚忙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大了道
奶只是這今情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傍嘆道前年李貴兒還說這一回書來
我們還告訴他重着奶的名字不行叫呢風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設着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去國離鄉千年 六七衣錦返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行人至 音信遲 公宜和 始再講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七大喜這一截巧得狼奶七自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過如七老翁放了外任或者接
 承養來順便回家奶七可不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个籤徑交与了甄凤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擺了齋來凤姐只動
 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信了个良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凤姐回至家中见了贾母王夫人等问起籤命人一解都
 欢喜非常或者老翁果有此心搭們走一輪也好凤姐兒兒人心這麼說也就信了不喜活下却话宝玉這百正睡午覺
 醒來不免宝釵正要問時只見宝釵進來宝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宝釵嘆道我給凤姐七瞧一回籤宝玉听说便問
 是怎麼樣的宝釵把籤怕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心都沒好的快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裡頭还有原故後來再晴罷
 了宝玉道你又多疑了幸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七更偏生你又看出原故來了依你說
 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法宝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边打發了甄過來請二奶七宝釵立刻過去未知何
 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內病交侵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第一百二回 第一頁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也如要嫁了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鬧道等閒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下也狠合的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也出門了哭得不得了你也硬勸他總是如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言好兩目不好你還心地明白此情事該管的也別說只管吞著不肯得罪人將來這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寶釵答應著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一件事你擔子昨兒帶了柳家媳婦的了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德帶過來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夫人道是你擔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使駁他的口是伴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狠安穩的起先為寶玉房裡的了頭狐狸足的我攪了几个那時候你也自然還搬回家去的如今有他固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箇照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裡就是幫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之後了几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倒將綢帶大体的話說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轉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眾人竟上轎登程水陸舟車而去先前眾姊妹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著園中人多况兼天氣寒冷李纨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探春去寶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園的人住著

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裡開通寧國府的那個便門裡走過去了覺得淒涼滿目星樹依然女牆一帶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九掙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熱就可夜裡身熱異常便請醫保上藥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健佳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語信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印可安身尤氏服了兩劑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愛珍著急便叫賈蓉來打听外郎有好醫生再請几位來瞧他愛蓉回道請見這个大夫是最良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愛珍道前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愛蓉道不是說不治為的足前日母親往西府去回來是穿著園子裡走過來的一到家就身上發燒別是撞客着了罷外郎有了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狠靈不如請他來算上看看有信兒呢就依著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來愛珍听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時我不知占什麼事愛蓉道家母有病請救卦毛半仙道況如此臨淨水洗手設下茶讓我把出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裡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卷着放口的作了一个揖手內搖著卦筒口裡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細徇交感圖書出而变化不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為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別靈有吉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者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沒有虛的錢爻就是爻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還是單第三爻又是爻換起錢來嘴裡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卦起出來是單拆單那毛半仙將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問道請坐讓我把他的看上這个卦不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財悔氣是一定決有的如尊駕

為母同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釋的还好还好如子
災之水休囚寅本動而生火世上動出丁子孫來倒是尅鬼的况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
父母爻上變鬼恐令尊大人也有些困難就是本身世爻比劫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完了便撮着請子坐著要起來起生
听他搗鬼力不佳要听化講的卦理明白又况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是什麼病走半仙道把這卦上世爻午
火變水相尅恐是寒火凝結若要斷的清楚擇着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濟斷的准要答道先生都高明的底走半仙道知道真費
着便要請教報了午時辰走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弄去是戌上白虎這課叫做醜化課去凡白虎乃是凶將秉旺象氣受
制使不能為害如乘著死神死煞及時凶死則為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醜神受驚尚敢名醜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親憂患
相仍感仍病多死喪訟有憂驚為橫家有日暮虎臨必定是傷受得病的象內沒凡占此課必定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像音如六首鴛
為大人而占正合著虎在陽夏夏力在陰夏此課十分凶險呢要答沒有听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的根是但与新卦又不大相合到底
有妨碍底走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上的再看低著頭又咕嚕了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貴神救解謂能化醜
先憂後喜是不好事的只要小心些就住了要答奉土卦金送了去出四喜要珍設是母親的病是在白宅傍晚得的為撞着什
麼伏虎白虎變珍道你沒你母親前日從園裡走回來的可不是那裡撞着的你這犯得你二撞卦到園裡去回來就病了什麼改

有見什麼後來那些了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籠大還會說話把二奶上趕回來了噴出一場病來要
管這怎麼不記得我這所見這二奶家陪著晴雯做了園裡芙蓉花的神了林姑抄死了半空裡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
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裡還了得說裡人多陽氣重常常來往往不打緊如冷浴的時候母親打那程走不知踏了什麼花兒呢不然
就是撞著那了那卦也還推是准的弄要珍道到底說有妨礙沒有呢要道把他說到了成日就好了只顧早兩天好或晚兩天後好若
珍道這又是什麼意思要管這那先生說若是這樣准生怕老身也有些不自在正說著程家喊說奶上要坐起到那邊園裡去了頭們都推
捺不住要珍等進去安慰三兩九代嘴裡亂說穿紅的來料我穿綠的來趕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哄要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到
園裡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成日也就漸上的好起來由是不傳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噴得那些看園的
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菜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近來甚日間也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此時果然要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
輕則到園化低許愿重則拜星拜斗要珍才好要管等相繼而病如此接連數月兩的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本皆效園中出息一
梁全獨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的榮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了也要離此如每日造言生事便將花枝樹怪編派
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榮棧高閣瓊樓瑤臺皆為禽獸所棲却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
自從晴雯死後所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本有些感冒着日間吃錯了藥晚

上果貴到家已經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大安當便說妖怪過塔未吸了精去死的于是老太太著急的了不得另派了好些人將室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頭們還說有看見紅臉的有看見狼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唬的室玉大害怕虧得室玉有把持聽見了頭們混說便嚇唬著要打所以那些謠言各各好此與各各房的人都是疑鬼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極有靈效不大相信說好日的園子那裡有什麼鬼怪挑了个風清日靜的日子帶了好几个家人手內持著器械到園端看動靜衆人对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要救還扎挣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的内中有个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口所聽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燥烟的存東西跳過去了唬的嗷嗷聲腿子發軟就栽倒了要救回身查問那字喘喘的回道教我看見一个黃臉紅鬍子綠衣裳一个妖精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裡去了要救听了便也有些胆怯問道你们都看見麼有几个推厥亦船兒的回說怎麼沒見因老爺在頭裡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掌得住說得要救害怕也不敢再走走已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用提及只說看過了沒有什麼東西心裡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裡請法收驅邪山豈知如此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之見要救怕了不但不瞞著反添些牙齦說得人怪舌費救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驅邪逐妖禱喜先生在省教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來供上三清聖像傍設二十八宿并趙馬溫周四大將地下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一堂鐘鼓法器排列兩邊插著五方旗号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天壇三在法壇行香既然後插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插上九宮八卦的法衣踏著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天的消

交馳那接福的闕元經已後使出勝召將勝去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錄演教大法師行丈初在本境請神到壇所用那日西府
上下各們仗著法師擒妖到國中觀看都說好法令神遣將的鬧起來不啻有多少妖怪也唬跑了大家都擠到壇前只見道士
們將旗幡卷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号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靈劍拿著法水一位捧著七星皂旗一位捧著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
只听得法師上誦令牌三下口中念起咒來那五方旗便圍已散布法師下壇叫本宮領著到各處樓閣殿亭房廊屋舍盡屋水畔灑
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回來連敲令牌將七星旗發起眾道士將旗幡一緊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眾人都道拿住妖怪
爭著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什麼形跡只見法師叫眾道士拿取瓶籠將妖怪收下加上卦係法師硃筆書符收起令人帶回在
本壇塔下鎮住一面微壇謝將要恭恭敬敬叩謝了法師眾道士皆說都嘆了不佳說這權大排場我打量拿著妖怪給我們瞧
已到底是什麼東西那裡知道是這樣搜羅突變妖怪拿去了沒有要珍所見馬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
此多少神將在這裡還敢現形嗎若非把這杖氣收了便不作祟就是法力了眾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響動再說那些下人只知妖怪
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待後果然沒人提起了要珍寺病愈復原都道法師神力獨有了小廝說說道說說那些響動我也不
知道就是跟著大老爺進園這日明明是丁大公野雞飛過去了拾兒嚇唬了眼說的話像我們都替他圓了丁大老爺就認真起
來倒照了丁根熱鬧的壇場眾人雖然聽見那裡肯信此事正想要叫已丁下人搬住園中看守惟恐夜間藏

匡超人方欲傳出信去，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面說：「日到大舅家去，聽見了荒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為的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請旨革職的事，要赦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見你二叔帶書子來說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性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使親到該席，賀喜那裡有做了親戚，倒提參起來的。且不必覆快，到吏部打听明白，就來回我。賈璉立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便說：『到吏部打听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便下旨意，說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著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行走。并令即日回京。這信是准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衙門引見的說：『我們是根感激的，但說是个奸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家入在外招搖撞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奸惡言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个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回又惹了想是忒忒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藉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賈赦未聽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娘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下回分解。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傳單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王夫人使通打聽，准了。庶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何嘗是做得的，不是這樣回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姓名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公怎麼知道？」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半丁錢拿回來，把家裡的倒掏換了好些去了。你照跟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都金頭裏面的粧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瞞着老爺弄錢，你叔也就由着他們鬧去，要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太公說的狠是方便，我聽見恭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了京官，安公也這的做幾年，俸保的住，輩子聲名就是。老太公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公說的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倒底再去打聽打問，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的老婆子慌慌巴巴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公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听了，使問鬧出什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問道：「糊塗東西，有緊要事，你到底說呀。」婆子便說：「我們家老爺不在家，丁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怎麼辦？」要太公打發几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听着，不懂，使着急道：「到底要爺們去幹什麼？」婆子道：「我們太公也死了。」王夫人听了，叫道：「這那行？」女人便說：「了罷，咧七道的太公爲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兒兒的是混鬧死的快，太公打發人去辦，說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老婆子好混賬，賈璉見倒不如你去照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可打發人去，只叫別理他，便賭氣跑回去了。這裡薛姨媽正在着急，再不見來，好容易那婆子來了，便問他打發

誰來婆子嘆說道人再別有急理事什麼好書好卷看米也不中用接者也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剛坐薛姨媽听了又氣又急道接太也不管你姑媽怎麼說來着婆子道接太已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媽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薛姨媽道太是外人姑媽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時常情道是呵這婆子我這去說着只見賈母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惜回說我婆子知道弟婦死了向老妻子再說不明着急的狠打發我來問了明白還叫我在這裡料理什麼你樣接太已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的乾笑聽見賈母的話便趕忙說倒叫二爺費心我說接太已是你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幾乎誤了事清二爺坐下等我慢的告訴你候說不為別的事為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賈母道想是為兄弟犯事急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几個月頭裡他去已赤腳蓬頭的瘋剛後來听见你兄弟回了死罪他受了一場已後倒擦胭脂粉的起來我要說他又吵了不得我惹不理他有一天不知為什麼來要香菱去作伴兒我說你放着寶路要香菱做什麼況且香菱是你不愛的何苦惹氣呢他必不依我這法兒只得叫香菱到他屋裡去可憐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着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根好我倒喜欢你大妹已知道了說怕不是好心戲我也理會頭几天香菱病着他倒動手去做湯給他們誰知香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己燙了手連碗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二氣自己送拿茶帶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回西下人狠好昨見晚上又叫寶路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己說和香菱一塊喝開了盞子听见他屋裡鬧起來寶路急的亂嚷已後香菱也嚷着扶着牆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裡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隻手在心裡亂抓兩隻腳亂蹬把我就嚇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鬧了盞子就死了我暗想了光景只是服了毒的宝路就哭着來揪香菱說他拿藥也熬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個人再着他病的起起來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宝路一說定我的壽這叫我怎麼辦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妻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宝路便毛房門反扣了我和你

妹守了一夜等府裡的門開了，待告許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好穿鑿道是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擠明白了，便好捫兩費地道，我敢起
來必要往官修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空塔身上，別人却說空塔為什麼藥死他姑外呢？若說在香菱身上，倒還裝得上，正說着，見榮府的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爺已
來了，費地還是大爺子固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空敘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費地，便往裡間屋裡和空琴坐下，薛姨媽進來，也將前事告訴了，這空敘便說若把香菱捆了，
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空媽已說這湯是空塔做的，就說捆起空塔來向他呀，一面就該打發人報夏家去，面報官，便是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同費地費地
道：「妹子說的，很是報官，這得我去找刑部裡的人相驗，口供的時候，方有證據，只是要捆空塔，空塔又香菱已死的，死去活來，空塔反得意，早已後兒人要捆他，便亂嚷起來，那某
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空敘，就臥了，空敘的几子，女人和着捆空塔，又香菱已死的，死去活來，空塔反得意，早已後兒人要捆他，便亂嚷起來，那某
得榮府的人，吵着也就捆了，竟問着門，好叫人看着，這程報着家的人，也傳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佳，在寺裡因近年消索，又惦记女兒兒，將近搬進東來，人說已
沒有母親，又過繼了，下混賬兒子，把家業都弄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下水性人，見那裡待佳，空房况兼夫亡，心裡想，念薛姨媽，便有些飢不擇食的光
景，早奈他這下乾兄弟，又是下惡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尚未進，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他些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見薛家的人，心裡想着，又拿什麼東西
來了，不料說這裡的姑外服毒死了，他就真的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可足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兒兒，在他家為什麼服了毒呢？哭着喊着，帶了兒子，也
等不得，催中使要來，那夏家本是惡人，家法，錢那初什麼臉面，見了說，趕他，就，個破老，婆子，出了門，街上哭叫，叫的像了一輛車，直跑到薛

軟了些薛姨媽已嚇糊塗了這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無法應付他們姑丈便作踐起薛太太來了我們為好勸他那裡跑進下野男人在奶子裡
頭裏鬧撒村淫打這可不是沒有主法了賈璉道這會子不用和他講等四更打着向他說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兒裡豈都是些姑奶奶們況且是他教還
照不見他們姑丈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家人們俯首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說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快問了青白裏白你
們姑丈自己服毒死了不然就是空罈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敢想兒命來了吶我們就肯叫了媳婦兒白死了不成我死在犯玉嬌個着因為你們姑
丈必要照病兒所以叫香菱賠着他也在下屋裡住故此兩下人都看守在那裡原等你們來眼着看刑部相驗問出道理來纔是呵金釧的母親此時亦孤也
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伯女兒屋裡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來玉嬌身是他家的人便哭喊說我們姑丈好意待香菱叫他在鬼兒住他
倒怕空見藥死我們姑丈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使聲戶嗚嗚道前說昨日奶媽了湯婆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玉嬌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若有事走
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了些什麼在裡頭與死的金釧的母親深叫完就奔香菱家人捆住薛姨媽道這樣子是缺情寡義的家裡決無此物不管香菱玉嬌終
有替他冤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終較不去無如今把媳婦杖放平正替守官來相驗眾婆子才來若放空釧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候點
檢點只見蚊褥底下有了個圓團的紙包兒金釧的母親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沒有什麼便揀開了玉嬌看見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是紙包兒我認
得說几天耗子鬧得慌那人家去裁剪命要的拿回來捆在首飾匣內必是香菱看見了金釧來死奶媽的若不信你們看首飾匣裡還有不有金釧的母親使
依着這路的話取出匣子來只有几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麼好此首飾都沒有玉釧時人打開箱櫃供是空的使道搜至這些東西誰拿去這可要問

丁雅我心裡狠過不去昨兒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偏又發覺起來兒這嬌姐也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兒自己喝着湯味我暗上我便勉強也喝了兩口這嬌不待說完便道早我老實說罷昨兒奶兒叫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着香菱那裡既我做湯給他喝我故意的二候裡就多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是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兒却攔着我叫外甥叫小丫們催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出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兒跟前呢我恐怕奶兒喝着鹹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奶兒往後就走到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過來了也是會談如此奶兒就拿去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着說你到底暗口那香菱也不覺鹹而丫們都喝完了我正嘆香菱沒嘗過兒那裡知道這冤鬼奶兒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時就來相欺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信自身了于是衆人往前後想真正緣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扶着他仍舊睡床土不說香菱得救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更還想辦法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正然吵嚷裏想在外嘆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抬伴當刑部的老命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苦忙想來捉要之虧的及求薛姨媽過干不是萬不是提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道也是他自作自受要是刑部相駁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來親家太息了這件事能定知道那可便不得已報了怎麼能息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息自己出去擱駁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要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擱駁衆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棓成獄不題且說兩村陸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日出都查勘同整地畝路過和机县到了急便津正要渡過後岸因待夫暫且停輻停輻村傍有一間小廟牆壁坍塌露出几株古松倒也蒼老兩村下轄向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全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斷碣字蹟模糊書着不明白豈欲行至後殿只見林翠

柏下落着。一箇茅虛。中有了道主。合眼打金。兩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裡見過的。再想不起來。使人便欲喝兩村住住。存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乃眼略微。微已的。味道貴官何事。兩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遠。要欲冒昧請教。那道士說。來自有此去自有方。兩村知是有些來歷的。會長揖請向老道。從何姓。老道在此。結廬此處。何名。共有几个人。或欲真修。或欲名山。或欲結緣。何不過。那道士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合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漢修。房豈似那玉在匣中。求善。便叙於匣內。待時。飛。老道。即兩村原是。子。款。悟人初。所見。葫蘆。兩字。後。聞。欽。玉。子。而。然。想。起。數。陸。的事。未。重。後。將。道。主。端。詳。一。回。見。他。客。貌。依。然。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我。老。先。生。及。那。道。微。微。味。道。什。麼。真。什。麼。假。要。知。道。真。字。是。假。已。即。是。真。兩。村。听。說。出。老。字。未。益。發。益。便。從。新。表。禮。道。主。自。蒙。慨。贈。到。都。代。此。獲。信。公。車。遂。在。美。所。始。知。老。先。生。起。悟。塵。几。飄。舉。仙。踪。學。子。生。西。溯。回。思。切。自。念。風。塵。俗。吏。由。再。教。仙。教。一。何。幸。於。此。地。相。遇。老。仙。信。不。過。家。倘。有。不。要。亦。不。高。其。近。學。子。生。當。得。休。幸。得。以。朝。時。教。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我。于。南。園。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箇。從。尊。官。听。言。分。道。一。概。不。解。已。畢。依。舊。坐。下。兩。村。復。又。三。款。想。心。未。若。非。士。德。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未。十。九。載。而。色。相。如。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既。思。恩。公。又。不。可。當。面。錯。過。者。未。能。以。富。貴。動。之。那。道。主。又。了。私。事。不。必。說。了。想。罷。道。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弟。子。於。心。何。忍。正。要。下。礼。只。見。從。人。道。主。言。不。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兩。村。止。住。道。主。道。道。人。道。請。尊。官。速。登。被。岸。見。面。有。烟。塵。別。風。浪。飛。起。果。蒙。不。棄。貧。道。他。自。尚。在。渡。頭。候。我。說。畢。仍。看。眼。下。生。兩。村。身。奈。口。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過。渡。只。見。一。人。飛。行。而。走。未。知。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猷生大謔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第一百四回 第一頁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跟前，口稱老爺，方欲進的那廟，火起了。雨村回首看時，只見烈焰燒天，飛灰蔽日。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纔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士隱遭劫，於此欲待回去，又恐誤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纔見那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裹走了，走回頭看見一斤大光，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特趕來稟知老爺，並沒有見人出來。雨村心裏狐疑，究竟足名利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視，便叫那人：「你在這裡守火，」遂進去，瞧那老道士，在與不在，叩頭稟報，那合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渡，仍自去查看看了，几處過公館，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衆衙役接着前呼後擁的，走着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鬧路的人吵嚷，雨村問：「是何事？」那鬧路的拉了个個人，過來跪在轎前，稟道：「那人酒醉，不知迴避，反冲哭過來，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潑，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經過，喝了酒，不知迴避，還敢撒潑。」那人道：「那喝酒是自己的錢，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就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雨村怒道：「這人目無法紀，向他叫什麼名字？」那人回道：「我叫賈金剛。」雨村听了，生氣叫人打這東西，罵他是金剛，不是手下，把賈二按倒，着實的打了几鞭子。賈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在轎內冷笑道：「原來是這賈金剛，我且不打你，叫人帶進衙門裡，慢工的問你，衆衙役着實打了，你拉着，就是賈二哀求，也不中用。」

兩村進內覆首回常那裡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街上着熱鬧的三兩七傳說說二叔着有些力氣時酒沁人七見確在要大人手裡怕不輕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聽了眾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要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裡的一了什麼爺和你父親相好你同你母親去我他說个情款放出案了倪二的女兒想了想果然我父親常說同羅老爺和他好為什麼不找他去趕着回來就和母親說了外兒兩個去我倪二爺那日要差恰好在家兒他母女兩個過來使讓坐要差的命款便命倒茶倪家母女將倪二被要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个情兒放出來要差已應承說這事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裡說声就放了那要大人全仗着西府裡律得做了這大官只要打發个去說就完了倪家母女歡喜回來使到府裡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要二爺他滿口應承討个情便放出來的倪二听了也喜歡不料要差自從那日給風姐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榮府的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像有些体面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不備本家款感他二粟不回支回去就完事那日要差到府說給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們替回罷要差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又恐門上厭煩只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說二爺常說府上的不備那了衙門說声兒誰敢不依如還是府裡的一家兒又不為什麼大事這个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要差膝上下不來嘴裡还说硬話昨見我們家裡有事沒打發人說去少不得見說了就放什麼大不大的事

倪家母女只得听信豈知男其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綫到後頭要進園內找宝玉不料園門鎖着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
起前借良藥了料送他條派我種樹如香我沒錢打點就把我拒絕那也不是他的能為拿著老爺雨下的公中良錢五
外放加錢我們窮當家兒要借兩兩也不能他打涼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裡知道外頭的名聲兒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
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着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等著呢男其言可支便說是西府裡已經打發人說了只
言男其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字子與去德中用倪家母女听了說三爺這樣體面爺們也不中用若是奴才
是更不中用了男其不好意思心裡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下的奴才比主子強多着呢倪家母女听來無法只得冷嘆几聲說
這倒難為三爺白跑了這几天等我們那丫出來再道這能說畢出來与托人將倪三弄出來了只打了几板也沒有什麼罪
倪三回家他妻女將男其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三喝着酒便生氣要與男其說這小雜種沒良心的東西頭裡他何說
要到府內鑽謀事辯虧我倪三爺幫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要首是我倪三鬧起來連兩府裡都不干淨他妻女忙勸
道嗳你又喝了黃湯就是這麼有天沒日頭的前見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还好呢你又鬧了倪三道推了打就怕他不成
只怕拿不著由頭與我在監裡的時候見倒認得了好几个有義氣的朋友听見他們說起來不独是城裡姓男的多外省姓
一男的不止前見監裡叔下了好几个男其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裡的男其小一輩子連奴才們也不好他們去一輩的好好怎

麼犯了事呢我打听了打听说是和這理要家是一家兒都住在外省留明白了解進來問罪的我終放心若說要這小子他三
恩負義我就和几个朋友說他家怎麼敗壞人怎麼放重利怎麼強娶活人妻吵嚷出去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躲這這
一鬧起來叫他們終認得倪三金剛呢他女人道你唱了酒賺去罷他又強占人家的女人來着沒有的事你不用混說了倪道你們
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場兒裡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要家占了他還和我商量我勸着他他使壓住了不知道小
張如今那裡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着了你我倪三太命出了主意叫要示子死信我照上好兒的孝敬孝敬我倪三老爺他
罷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裡還是咕咕巴巴的說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子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來倪三往賭場申去了不題且
說兩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場他夫人便埋怨他為什麼不回去瞧瞧做做燒死了可
不是俺們沒良心說着掉下淚來兩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不肯和俺們在凡的正說着外頭傳進話來道說前日老爺吩咐照那
廟裡失火去的人回來了兩村踱了出來那衙役請了女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沒帶火燒着火進去照那道士那裡知
他坐的數方兒都燒了小的想着那道士必燒死了那燒的牆屋往後塌了道童的影兒都沒有了只有了蒲團了瓢兒還是好
好的小的各處找他的尸首連骨頭都沒有二點兒小的恐怕老爺不信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証見小的這話一經誰知却
成了成了兩村听畢心下明白知是隱仙去使把那衙役打發出去了回到房中還沒提起士隱夜言恐怕婦女不知反生悲感心

說並無形跡必是他先走了兩村出來，坐書房正裏想這隱的活，忽有家人傳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兩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日與存周，江西糧道被劫，田東在朝內謝罪，兩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臣，將海鹽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忙找着費政先說了此為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同路，可好費政也將這別以後的話，細的說了一遍。兩村道謝罪的本上去了，送有費政道：「且上去了。」等膳後下來，看旨意罷，正說着，只听得傳出旨來，叫費政可忙進去。各大臣有與費政關切的，都在裡頭等。等了好會，方見費政出來，看見他帶着冰欵汗，眾人迎上去，接着問有什麼旨意。費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人，國家各位大人，閣功幸喜沒有什麼事。眾人道：「旨意向了什麼？什麼費政道：「旨意向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表明是原任太師費化的家人主上時，說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同起來。我忙着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降旨意，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費化，成那財兩村，也在傍邊倒嚇了一跳，便向費政道：「老先生，怎麼委的費政道：「我便慢上奏，這原任太師費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費某是浙江人，主上又向蘇州刺史奏的，費某是你什麼人？我又磕頭，奏道：「主上便变色道：「縱使家奴強占良民妻女，這成事麼？我不敢奏主上，又向道：「費某是你什麼人？我忙奏道：「這是奴主上呼了，聲降旨叫出來了，可不是吃事。眾人道：「本來也巧，怎麼一連有這兩件事，費政道：「事倒不奇，倒是却姓費的不好算。來我們寒族，人多少年代了，各處都有，現在豈沒有事？究竟主上記着了費字，就不好。眾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麼？費政道：「我心裡也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言。老現在我們家裡，兩子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兩村道：「如

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要政通京官雖然事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齊了衆人這三老爺的人得事

我們都佩服的就是金兒大老爺也是个好人在他身上嚴緊些就是了要政通我因在家的日子少含括的事情不大查考我

心裡也不甚放心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所見東東的輕兒家有什麼不奉規矩的事麼衆人道沒聽見別的只有几位侍郎心裡

不大和睦內監裡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麼要囑咐那邊令括曲禮就是了衆人說舉手而散要政然後回家衆子括等歡迎

接上來要政迎著請要母的安然後衆子括俱請了要政的女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要政先到了要母那裡拜見了陳

述些違別的話要母問探春消息要政將許嫁的事都稟明了还说兒子起身急促難過重陽洋還沒有歡見聽見那邊親家的人

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太都说請太太的安还说今冬明春大約还可調進京來這便好了如今因得病瘡有事只怕即時还不能調

要母始則為要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這在他鄉一耳數故心下傷感後听要政將官事說明探春要好也使轉悲為喜便喚著叫要政出

去然後弟兄相見衆子括拜見完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要政回到自己屋內王夫人等見過宝玉要政替另拜見要政見了宝玉果然歡

笑臉面豐滿倒覺安靜並不知他心裡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為念幸虧太太辦理的好又見宝釵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

秀便勝先時洋苦形於色括兒環兒仍是先前毫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為何今日短了一入王夫人知是想着代玉前因家

書未報今日又剛到家正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着豈知宝玉的心裡已如刀攪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說進換風子

孫敬酒風姐還是捏塊現辦家事也隨了寶釵等過酒房政便叫進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眾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今派已定男際了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男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王夫人也不敢悲感男政又說蟻身的事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越便也將代玉已死的話告訴男政反嚇了一跳不覺掉下淚來連聲嘆息王夫人因掌不住也哭了停邊彩雲等即忙拉去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早至宗祠行札眾子侄都隨往男政便在祠旁柏房坐下叫了男珍男璉過來問老家中事務男政揀可說的說了男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細查問心是聽見妹說起你家裡諸事更不比從前諸事要謹慎候好你年紀也不小了孩子們該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聽見也決不寬着不日又待回家就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後說的你們更要小心些男珍等臉漲通紅的也只答應了是字不敢說什麼男政也就罷了四歸西府眾家人磕頭畢仍復進內眾女僕行札不必多贅只說宝玉因昨日男政問起代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裡傷心直待男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他便坐外間納悶寶釵叫襲人送過茶去知他必是怕老命查問二語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宝玉便借此過去回寶釵說你今夜先睡我要定元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了二言倒忘兩語老命照著不好你先睡叫襲人陪我略坐坐寶釵不便強他無話應允宝玉出來便輕輕和襲人說把他把紫鵲叫來有話問他但是紫鵲見了我臉上是有氣沒得你去解勸開了再來候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定到這上頭去了有話你明兒問不得宝玉道我寢定今晚得雨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見了好想上你快去叫他來

讓過他不是二奶叫是正來的金玉道所以得你去說明了俾好讓人道叫我說什麼金玉道還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都為的是林

娘

還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都為的是林

姑你說我並不是負心我和叫你們弄成了了負心的人了說着這話便照上屋手拍着說他是我本不願量的都是老太

太他們提弄的好端已把了林林已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教我見說了明白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叟你到底聽見三姑外他們說過的臨

死恨怨我那些紫鵲為他們姑外也是恨的我了不得你想我是多情的人麼暗裏到底了了頭也沒有什麼大好处他死了我真告

訴你罷我还做了祭文祭他呢這是林姑外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外死了難道倒不及暗裏麼我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況且林姑外死

了還有靈聖的他想起來不更要怨我麼靈人道你要祭就祭去誰拘着你呢金玉道我自發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篇祭文不知

道如今怎麼靈聖兒都沒有了要祭別人呢胡亂還使得祭他是斷已粗糙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鵲來向他姑外的心他打劫裡

看出來的我沒病的話裡還想的出來病後都不記得了你倒說林姑外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來

我病的時候他不來他又怎麼說來者所有他的東西我誰過來你二奶已提不叫動不知什麼意思靈人道你這話越發糊塗了

二奶已性惡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麼呢金玉道我不信林姑外既是念我為什麼臨死把符稿燒了不由給我作了了紀念又聽見說天上

有音樂聲音可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豈見過了棺材倒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有靈人道你這話越發糊塗了怎麼了

人沒死就拘在棺材裡當鬼了呢金玉道不是叟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已你倒底叫了紫鵲來我問

襲人道如今等我相見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要肯來這好要不肯來还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把我的主意明日等二奶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尋問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裡的苦處正說着麝月出來說二奶說天已四更了請爺進去睡罷襲人姐一定是說高了學了忘了時候兒了襲人听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兒再說罷玉玉無奈得進去又向襲人再道明兒好及別忘了襲人哄說知道了麝月抹着臉嘆道你們兩個又鬧鬼兒了為什麼不和二奶說明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玉玉揮手道不用言語襲人送小蹄子兒你又嘆古板看我明白你的嘴回頭對玉玉道這不是你鬧的說了四更天的話一面說一面送玉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玉玉無眠到了次日还想這事只听得外頭傳進話來說眾親朋因老爺回家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不必唱戲竟在家裡備了水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話於是定了後兒擺席請人所以進來告訴不知所

清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駭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裡設宴請酒忽見賴大疾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几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了車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听了心想和老趙並王米往怎麼也東現在有客由他不便不由又不好正自思想要理說叔已快去罷再想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着只見門上家人又搬進來說趙老爺已進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並不說什麼一徑走上房來後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搭不答話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只得跟着上來讓坐眾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舊政的手哄着說了几句寒溫的話眾人看見東頭不好也有躲進裡向屋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哄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的老爺們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眾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哄喜的說道幸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議老接旨如今沙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是請眾位府上親友各散狄臣本宅的人伺候趙堂官回說王爺虽是恩典但東邊的事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眾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嘆道眾人心管就請叫人來信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已放出那些親友听见就油烟如飛的出去了独有要救賈政下人唬得面如土色沙身

發頭不多一會兒進米無數翻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府臉來回王爺道請命宣旨意款好動手
這莊翻役都換衣奮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貴家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
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著革去職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
皆看守惟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善賈芝一齊圍俱在惟望王假說有病在賈母那裡打混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
所以就得現在凡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翻役分頭搜房查抄登賬這一言不打緊唬得賈政上下人等
面面相看喜得翻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在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費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
資外餘且按房封鎖我們便覆旨去再候定集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侄兒賈璉現在水滸借家
不能不盡行查抄西平王听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赦賈璉兩處探得奴才帶欽查抄終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信
後宅且叫內眷迴避再本且遲三言未了老趙家奴翻役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唆待本
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懷心的點起來吩咐說跟我的人下不許動都待我站在這裡候着回來一齊照著登數正說着只見錦
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去出稱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请示王爺王爺又有一起人來攔住西平王回說東跨
所抄出兩箱子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好了重利盤剝狠決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

候定廉罷說着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派北靜王到這裡旨請命接去趙宦官听了心想我好怕氣碰着這丁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了。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所就向外點着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听旨說奉旨著錦衣官惟提勇放佈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王領了旨意甚喜以便與北靜王坐下着趙堂官提取要赦回衙裡頭那些查抄的人听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听候北靜王便揀送西丁誠實司官並干來丁老年翻役餘者一槩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止和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裡狠吃大虧北靜王說我在朝内听见王爺奉旨查抄要定我甚放心涼這裡不致茶毒不料老趙這店混賬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裡已而不知到怎麼樣了衆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方看守着裡面已抄的亂騰了北靜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回話衆人領命帶了上來賈政跪下不免含淚之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听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裡的時候翻役呈旨亦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檢過這禁用之物原備辦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是碍難是借券想个什麼法兒修好如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得救老家產呈出也就完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于罪戾要改善后這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為已有西王便說這也是好惟得赦之那

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亂混動司員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酒王夫人正在那邊說

宝玉不到外頭看你老子生氣風姐帶病哮喘已喘已的說我看宝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裡照應也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裡頭少人在那裡照應去已便把宝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受母哄道風了頭病到這个分兒這張嘴還是那麽尖巧正說到高興只听见那夫人那邊的人直聲的嚷進來說老太太不好了多已少的強盜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受母等听着發歎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和姐兒吃飯兒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奶奶傳進去請去已們迴避外頭王爺就進來抄家了我听了几乎噎死正要進房拿主要緊的東西被夥子人攔推趕出來了這裡說穿決帶的快已的奴指罷那王王夫人听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幸好姐兒風姐先前同賈母兩眼听着後來一仰身使我倒地下受母沒有听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那時一屋子人抱這个扯那个正鬧得翻天覆地又听见一聲高聲說叫裡頭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宝釵宝玉等在沒法已地下這些了頭婆子乱拈乱扯的時候賈母喘吁已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衆人正要問他賈母見風姐死在地下哭着乱叫又見老太太嚇慌了也回不過氣來更是着急还虧了平兒將風姐叫醒令人扶起老太太已也甦醒了又哭的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執再三寬慰然後賈母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難忍受母那夫人知道受母被拿又要受死且暫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遷屋門口兒相商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滿淚發歎听见外頭叫只得出來見受母政司司員登記物件入報說如楠壽佛一尊杌栴双音像一尊佛座一付栴栴念珠一串金佛

一堂鍍金鏡光九件 玉佛三尊 玉壽星八仙 堂金玉如意各二柄 古磁評壚十七件 古玩軟片共十四箱 玉扣百小玉扣三件 玉碗一對 玻璃六屏 二架 炕屏二架 玻璃盤四件 玉盤四件 瑪瑙盤三件 淡金盤四件 金碗六對 金槍碗八寸 金匙四把 良大碗良盤各六寸 三銀金牙 鈎四把 鍍金梳壹十二把 折壺三對 茶托一件 良碟良盃二百六十件 黑狐皮十八張 貂皮五寸六張 黃白狐皮各半四張 獾獾 獾皮十二張 靈狐角子二十五件 海龍二十六張 海豹三張 虎皮六張 麻葉皮三張 獺子皮十八張 絳色羊皮半張 黑羊皮六寸三張 香 鼠角子二十件 巨鼠皮二十四方 天鵝絨四卷 灰鼠百六十三張 倭假三十二度 洋呢三寸度 綢緞三寸度 姑絨半度 袖假一百三十卷 紗綾一百个 卷線約三十二卷 羽緞羽紗各二十卷 透氈三十卷 粧襟緞十卷 各色布三十捆 皮衣二百二十二件 綿夾單紗絹衣二百四十 件 帶頭兒九付 銅錫等物五百餘件 鐘表十八件 朝珠九卦 珍珠十三卦 赤金首飾一百二十三件 珠寶俱全 上用黃緞迎手 靠背 靠官 班衣裙八套 脂玉圍帶二條 黃假十二卷 潮艮七十兩 淡金一百五十二兩 錢七千五百串 一切動用傢伙及榮國場第一間列房地契紙家人文 書亦俱封裝 賈璉在傍竊听不見報他的東西 心裡正在疑感 只聞王同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 實係盤剝 究竟是誰行的 政老起身 條好賈政听了 跌在地下 磕頭 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 這事全不知道 向犯官任見賈璉 得知賈璉連忙走上 跪下 稟說這箱文書 既在 奴才屋裡抄出來的 敢說不知道 店口求王爺 問恩奴才 極且並不知道的 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 只可併案 辦理你今認了 也是正理 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 餘俱散收 宅內政老你小心 候旨 我們進內覆旨去了 這裡有官役看家 說着上轎 出門 賈政等就在二門

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清我心覺得臉上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魂魂方定於是發怔賈蘭便說請命到程發先照老太太去呢賈政听了疾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糟糟的都不知要怎樣賈政心查問一直到了賈母房中只見上上淚痕满面王夫人宝玉等圍着賈母寂靜不言各已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日好好的進去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極上息的微開双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的着你一声未了便嘩啕的哭起來于是內屋裡的人俱哭个不住要政恐哭壞老母印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命暫時拘賈等同明白了主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要政又勞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要政再三安慰方止眾人俱不敢走故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边見門全封鎖了頭老妻子也鎖在內屋裡与処可走便放声大哭起來只得往凤姐那边去見二門傍边也上了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凤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暗哭邢夫人打涼凤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先別哭奶已終指回來像是死了的歇息了一会子姓過來哭了几声這會子畧定了定神見太太也清定心神見罷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了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边見眼前俱是愛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年所歸那裡止得佳悲痛眾人勸慰李執事令人收拾房塵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賈政在外心歡喜內跳拍跌擗手的等候百寶听见外頭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边的既碰在我們這裡就記在這裡冊上拴着他交結裡頭錦衣府的爺們要政出外看時兒是焦大仗說怎麼跑到這裡來忠犬見向便號天踏地的哭道我

天已勸這些不長進的東西命們倒拿我當作冤家爺还不知道這大爺跟着太爺受的苦嗎今兒弄到這田地珍大爺忘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裡頭主子兒們都被什麼府裡衙役搶得披頭散髮圍在這些房裡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是的捆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捆着木器釘的破爛磁器打的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拾起來我活了八十九歲只有跟着太爺相公的那裡有倒叫人家起來的我說我是西府裡的就跑出來那些人不要押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是這皮着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罷說着擡頭望衙後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敢發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罷罷這是奉旨的事你先歇歇所信兒勇政听着豈不理他但是心裡攪一攪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攪進地如此正在着急時候內信兒見薛蝌氣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裡呢勇政這來的話外歐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及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出入的勇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他就打聽打聽說別的話及在火頭兒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裡的事我到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了勇政道究竟是什麼事薛蝌道今兒為我哥已打聽決罪的事在衙門裡又有兩位御史風聞是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一款還輕還有天款誣占良民之妻為妾因共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這將借借人家的錢拿_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為的是姓張的起先告過勇政尚未听完便踩脚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眼淚直淌下來薛蝌寬慰了几句即便又去打聽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裡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覆音的信只聽說李御史_卓又奏_錄平安州奏迎合京信上司虐害百姓好

几大款要政管道却管他的事到底打听我们的怎么样薛蝌道说是平安州就有我们那参的京官就是大老爷说的是色推而
所以以上这油就是同朝这些官府俱藏躲不送谁肯送信印如律赦的这此款友们的也有各自回家去了的也有远远的敬下打听的可
恨那些贵孝家都在路上说祖宗留下的功业弄出事来了不知道飞到那个头上去呢大家也好施为要政没有听完便又投足道都
是我们大老爷成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件如大老爷和理儿媳妇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再打听去我到老不亡那边瞧瞧若有信能报
早一步修好正说著听史裡头乱嚷出来说老不亡不好了急得要改急忙进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唬氣逆王夫人死矣等喚醒回來即用珠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道總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竟慰此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做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里多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見過這些事如今到老了倘或見你們受罪叫我心裡過的去麼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時着急異常又听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道謝讓坐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懼怕之心感激天恩之語多代奏過了王上甚是憫恤並念及貴妃遠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槩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听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明晨到闕謝恩并到府裡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出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並未盡入官的早被抄抄的人盡行搶去所有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

連始則悞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已不下五七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疼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為固難諫功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借們這樣人家所為如今入了官在銀錢呢是不打緊的這名出去還了馮丞相連跪下道姪兒必家事並不敢存一点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等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裡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才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裡的事也不知道那此家中上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會也不查問你現今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賈政連一心去屈舍淚答應去賈政嘆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丁世職如今兩房祀事多草去了老天吓我買家向至一敗如此我雖蒙主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裡支撐的住方才據連兒所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口恨我自己糊塗倘或珠兒在世尚有勝臂室玉雖大竟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裡不覺淚滿衣襟正在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通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叔大老爺行事不妥却這珍爺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悞得了不是於心無愧

如今自己鬧出來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有

的說也不怪御史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几个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誰了這裡的人才

說出來的我想府上侍下人最竟的為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寸養活不得的今日在這裡多是好親友

我才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得你是不愛戲的那外頭風聲也不好多是奴才們鬧的你該提防些如今雖說沒有

動你的家倘或主上再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道所說心下著忙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人道我們豈沒見實據只听得

外頭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要錢賈政听了道這是對天可表的從不敢起這个念頭只是奴才們在外頭

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耽不起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將現在的管家們多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麼查去奉

的力一办也罷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我打听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力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

不住衆人道這得二老爺出去求王爺怎麼挽回才好不然這兩家子就完了賈政答在致謝衆人多散賈政

赴賈母處請晚安見賈母喜，好些便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連夫婦不知好不如今出放他只是鳳姐現在病重况他所有什物屋被抄搶

心里自然難受一时也未便說他暫且隱忍次早賈政進內謝恩并到北靜西平兩王府叩謝求照應奇，桂兒二王

也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連打听得父兄之事不大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着凡姐

哭泣秋桐在耳房抱怨賈建見凡姐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也說不出來平兒道東西去了不能復來奶一這樣倒

底還請了大夫來瞧，才好吓賈建道吐我的性命还不保还管他呢凡姐聽見睜眼一瞧那眼淚直流看賈建出去了

便和平兒道到這田地你还顧我做什麼我已不得今日就死慳好你眼裡有我，死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

在陰司裡也感激你的稿子規听了幾高他、搭、的暖把子凡姐道你也不糊塗他們能沒有來說必是後怨我的罪法是

頭了我還聽見珍大爺的事说是強占良民妻子為妻不從逼死有姓張的在裡頭你想，還有誰呢要是這

件事雷出來借們二爺是脫不了的那时候兒我可怎麼見人已不得立刻就死你還要請大夫這不是你疼我

及倒害了我了平兒愈听愈驚想來實在難處恐凡姐自尽只得緊，守着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

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室玉室叙不离左右畢竟放心素來最疼凡姐便叫兒女攢我的體己東西在情風了外再會些日子五倍手兒好的伏

叫平兒將生伏侍又命王夫人照看邢夫人此時寧國府第八官所有財產房地等項并家奴等俱已造冊收存

賈母命人接了尤二姨婆媳過來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居住又派了婆子丫頭伏侍一處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

賈母見地畝暫賣千金作為監中使費賈建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勢敗也趁此弄鬼指名借用特在租稅賈母不

題見說賈母思前想後日夜不安一日旁晚叫宝玉回去自己叫兒女各處佛堂上香自己院內焚起香之節用

眼淚不乾

兒姐探賈母去尋在去探賈母密留人尤二姨婆等日夜啼哭且恨病在危急難有回生之望

○在秘什物查要每送空皇儒閣二在秘房內銷但聖宗每八月例：數印常設聖宗靈寶在府使用終身內室在三次不更容風相見一三聖宗
聖宗印信秘務滿身宗政不家務只說已托人自有公器聖宗聖宗印信在列那初處程因降快賜宗已取王三儀已死持者親戚惟有得且不能
照应的三印情：差人下也。

〔右三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一百六回第二頁後半頁，接第十行「在大廚房內分送」句〕

○ 這敘更有一層苦楚在焉，也在外監禁，不要說不能減等，且難逢皇帝那兒，宗室子弟，依五服後，毫志氣，到後來，身要比王夫人，哭哭的悲，漏室，更苦，如此地，有一番悲劇，苦著者夫，才名心者，其，貝子，以，不免悲傷，那風流，室，散，一，日，日，是，國，中，吃，起，在，何，著，悲，南，自，林，特，一，死，我，對，同，刻，今，又有，這，個，伴，著，不，使，時，常，改，注，况，他，又，覆，元，惡，母，日，夜，非，肉，笑，密，合，看，他，些，哀，那，他，心，裡，更，加，不，忍，更，添，啞，去，哭，起，來。

〔右二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一百六回第三頁前半頁，接第五行「三人大大哭起來」句〕

拐柱着出到院中上香這頭念了一回佛金淚祝告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教世以來不敢行

克期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也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踰者淫佚暴殄天物以致閹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

然豈多言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叩求皇天保佑在監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日安身惟有閹家罪孽

情聖人承當求饒恕兒孫若皇天怜念我虔誠早賜我一死竟免兒孫之罪說到這裡不禁傷心哭起來哭死矣善解功扶

進房去惟王夫人帶了宝玉叙過來清晚安見賈母傷悲三人也大哭起來各有死矣思人等思着傷心也思哭了外頭上

夜的婆子聽見急報于賈政那賈政三听了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三一听得哭聲甚衆打諺老太太不好急得魂魄俱喪

疾忙進來只見坐着悲歸緣放下心來道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呵是怎麼哭起來了打眾人打才急忙止哭賈政上前安

了几句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两个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眾人請安畢便道我們家的老爺太太姑娘打發

我來說聽見府里的事原没什么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說這二老爺是不怕的了

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去謝所以不能來了賈母道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法如此

承你們老爺太太惦记着改日再去道謝你們姑娘出閣我原想過來吃盃喜酒不料我们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

心就像在熱鍋裡煮的是的那裡能彀再到你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裡的人多請安問好你替另告

心就像在熱鍋裡煮的是的那裡能彀再到你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裡的人多請安問好你替另告

訴你們姑娘不用把我放在心上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弄不得沒福了只愿他兩口兒過了門和順的百年到老

我就心安了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苦回了九少不得同着姑爺過來請安那時

老太太見了孫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賈政不放心這本又瞧一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衙府營事

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看点了一点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兵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

男人共四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法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兩近來支用簿子呈上

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里花用賬上多有在外浮借的再查東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

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十倍賈政急的躁脚道這還了得我打諢建兒營事自有把持豈知幾年頭裡已經寅年用了

卯年的了竟把世職俸祿當做不打算的事有什麼不敗的呢我如今要省也遲了這本衆人道老爺也不用心佳必合還有

這身家產連動和學是都學壞了賈政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才來來誑騙人到處出事來往主子身上一

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和珍大爺的事說是借們家鮑二吵嚷的我看這冊子上並沒有什麼鮑二這是怎麼說

衆人道這鮑二是在橋子上的先前在專府冊上二爺見他老实把他兩口子叫過來後來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專府

去使來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打諢着冊子上有這名字就這一个人不知道

這本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附一）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大正十一年九月廿一日

衆人打主意在裡了

一个女入手底下親戚也有好几了奴才还有奴才呢賈政道这还了得想来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且等賈赦
省的等官事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人飛奔進來說老翁快進內廷問話賈政听了心下着忙只得進
去未知吉凶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

敬餘賈母明大義

復世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臣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急忙跪下
衆大臣問道你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兇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多知道麼賈政道犯官自從主
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任江西糧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
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侄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治罪北靜王極說轉奏不多時
傳出旨來北靜王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凌弱據說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
訟賈鞠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相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不能指定惟有倚勢強索石數子古扇一款
是突然係玩物實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虫石數子自尽亦係痴傻所致與逼勒致死有間今從寬將賈赦
賈政台站効力贖罪所參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為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馮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為婚
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結賈珍之弟為妻並無強占尤二姐三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
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為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無賈珍逼勒致死
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意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草去世職派往海

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與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止之罪賈政听了
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主恩不加大罪又蒙
將家產給還實在扪心惶愧愿將祖宗遺受重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
如今既蒙莫深恩結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家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
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竟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子世職革去賈赦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
往海疆又不免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更哭起來賈政道太太放心大哥去則台站効力也是為國家辦事不致累
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况正是年輕狠決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说了些寬慰的話
母素來不大喜歡賈赦東府賈珍到底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止邢夫人想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
下豈有連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多靠着二叔他兩口子自然更順着那邊去了拙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
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為尊又與賈珍夫妻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
雖則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着佩風偕黨那蓉兒夫婦也還不能與家立業又想起二妹三妹多是聽二爺
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妻完聚只剩我們几子怎麼度日想到這裡便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

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落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呢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

托人狗了私情叫我大哥同着在兒回家好置办行裝衙門內已應了想來落兒同他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

兒子亦去賈母道我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說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裡是抄了去了房子入官不用說你大哥那裡

連兒那邊也多抄了咱們西府裡的銀庫和東省地土你知道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几千銀子俸好賈政

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著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只現在怎樣办法想單便道若老太太

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裡現在建兒也在此裡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外

頭還有亏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查說主上竟見只怕他們命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與打等

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想兒一時也弄不過來只好將所有蒙至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

和珍兒做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弄賈母听了又急得直淌眼淚道怎麼看我們到了這田地了我雖沒有任這

存起我字向以此道強十倍也是撥了几年重罪去沒有這道理事已極端下界了三四二年就空了
階的我兩年多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傳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

滿面又道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了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

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看進來與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

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多跪在地下哭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
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齊大哭賈政只得解勸倒先要打罵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兩日
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說活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
想來外面挪移是不中用那時悞了歛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的也不是常法說着
便叫兒女吩咐去了這裡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回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快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
夫妻們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還擺的下惟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蹄哭至
說是比軍流滅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今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却說賈母叫邢王夫人同兒女等問箱倒籠
將做媳婦積聚到如今的東西多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的分派給賈赦三千兩說這裡現有的銀子你拿二千
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由一千給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給你媳婦收着仍舊各自過日子房子
還是一處住飯食各自吃罷四了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恨凡了頭操了一輩子心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
叫他自已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着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的衣裳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
如今我也用不着了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太太珍兒媳婦鳳兒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

銀子交與建兒明年將林了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外頭還該看賬呢這是少不得的你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掙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宝玉已經成了家我下剩的這些金銀東西大約也值幾千銀子這是多結宝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不給他們些這就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等見賈母以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道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正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了要不鬧出這个亂兒來我还收着呢只是現在家太多只有二老爺差留几个就為了你就吃財管事的兩人叫着了行派要當各人家有人就是了譬如那時多抄了怎麼樣呢我們裡頭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子說房子不入官到底把這圈子交了纔是那些地畝還交建兒清理該賣的賣苗的留再不可支拆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几兩銀子太太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点事兒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遭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知這家立計的人一聞賈母的話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是理家的人多是我们不長進鬧壞了見賈母勞苦勞求着老太太歇養神賈母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下剩的多給伙侍我的了頭賈政等听到這裡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竟怀只愿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些時多過了恩眷那時就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賈母道但愿這樣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諛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

貧窮的人不過這几年看着你們轉運，我樂得多不覺說，唉，養身子罷了，那知家運一敗，直到這若說外頭好看裡頭

空我是早知道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了臺，就是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還不

知，只打諢我知道窮了，就着急的要死我。心裡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德，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由守住也罷了。誰知他

們命兒兩個做此什麼，當賈母正長篇大論的說，只見慌張豐兒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

今氣多接不上了，早晚叫我來回太太，豈見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倒一怎麼樣。王夫人代回答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

嘆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著親自去看賈政，急忙勸道：「太太，傷了一會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子該歇

歇了。就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叫媳婦前去就是了。何必太太親自過去，倘或再傷感起來，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

兒子的怎麼樣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的事，又叫賈

連挑人跟去。這裡賈母才叫兒女等派人拿了結，風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風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腫腮紅，聽見賈母帶着

王夫人等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忍氣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見些，說着跟了賈母等進來，趕忙先走

過去，輕的揭開帳子，風姐睜眼，雖見賈母等滿心慚愧，先前原打諢賈母等惱他不疼他了，不料賈母親自來，照心裡一覺，覺那

裏的氣暑熱動，便掙扎坐起，賈母叫平兒接着，不要動，你好些麼？風姐含淚道：「我好些了，只是從小過來，太太，怎

庶樣疼我，那知我福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能在老太太、太、跟前尽点孝心，討个好兒，還自我是人，帶着料理。

家務被我淘的七顛八倒，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担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了兩天。

去了，曾母道：「此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与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也算不了什麼。我帶了好些東西，送你。」

說着，叫人拿上來。他雖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淨，自然慙苦。今見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不噴怪，過未安慰。

他又想賈母無事，心下安放好，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病，托首老太太、的福，好了，情愿當了粗使。

的了頭，尽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賈母聽他說的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白，知安樂，不知憂患的。如今碰着，碰

去，多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風姐兒眾人憂悶，及倒勉強寬慰賈母，求着老太太、太、回去。

我累好，昨過未磕頭，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裏去，說首，王夫人故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

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己躺在榻上，下淚。幸喜兒夫等勸解不題。賈赦等，亦為悲痛，那些跟去的人，不免心中抱怨，叫

苦連天。二、崇國府，兩到那裏，兒哭賈政，執手，分別。送，至城外，弄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

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裏，亂嚷，說今日，旨意，恭榮國公，世戚，着

賞政，承襲，如此人，在那裏，要喜錢，正，鬧着，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離別，喜，吹，究竟，是，好，犯事，所致，又，覺，感，極，深，零，趕，着

進內告訴賈母賈母說了些動電報恩的話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听得世襲復還也是欢喜独有那夫人

下悲苦只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朋友親戚先前賈宅有事多遠過不來今日賈政襲取大家又來賀喜那知賈政

終厚性成因他襲哥的成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進內謝恩將賈進府弟園子備措奏請入官內是

降旨不必賈政傳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凡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理的亏空日重一日難

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有幾十有的怕賈進纏擾多裝窮縣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

个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坏事他倒有点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时常不忿是乍來的人

一句话也揀不上他便生氣眾人極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

原是甄府荐來不好意思抄世家內添這一个人吃飯虽说窮也不這一人身上並不駭逐眾人又在賈進跟前說他不好賈

進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在不過吃了几盞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个人說你瞧這么个大府前

日抄了家不知如今怎成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裡頭有位娘是他家的姑娘却是死了到底有根基抄世况來往

的多是王公侯伯那裡沒有照應就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見難道這底護不來麼那人道抄世

在這理別个抄世抄世即个抄世見在兩方來往
知賈大人更慢不得前日御史查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實跡再办他怕人说他迴護一家他倒恨的踢了一

脚所以兩府裡到底抄了你說以今的世情這了得麼兩人無心說話豈知旁边有人听得明白心下暗想這人不知我

們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打他一个五雷在胡思亂想那也喝尊而素口听見那兩人道這不是賈大人來了包

勇听了便大声說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兩村在縣內听得見是一个醉漢也不理會過去了

那包勇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竟把此事告訴來人幸道他作何事回賈政此時正怕風波便一時

生氣叫進包勇來罵了几句也不好深沈責得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了直爽的脾氣投了主

子他便赤心護主那知賈政听了別人的話罵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舟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所

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

強歡咲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宮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園子同樓連尤氏惜春住宅太堂曠濶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是賈母心愛的人王夫人等雖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被抄以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賞了的如今較往日去其七怎能週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在賈母前扶病承歡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情有用途暫且自安寫書回家多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於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覺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裡家中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燈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解頰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早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日蟠兒媳婦的不明白几乎又鬧出一場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了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沒的鬧了自家糊住相聽你姨媽這裡纔將皮裏肉的打發出去了如今再着糾兒過日子這孩子却有良心他說哥在監裡尚沒死事不肯娶親你那

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狠苦琴姑娘為他公，死了還沒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你說，真正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
麼着太太的根家大舅太爺一死，風了頭的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是个小氣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亂荒，孰
自從抄家已沒別魚信息，湘雲道：三姐，去了曾有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出了嫁，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在海疆
狠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是日夜惦记為我們家連，的出此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回了頭也沒有給他提親
。環兒呢，誰有功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更苦了，只可憐你寶姐，自過了門，沒過
一天舒服日子，你二哥還是這麼瘋、癩，這怎麼好。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裏長大的，這裏那些人的脾氣，我多知道
的。這一回來了，竟多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疎我，細想起来，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離他
們的意思原要像先的一樣熱鬧，不知道怎麼說，就傷起心來了，所以我坐了坐，兒就到老太太，這兒來了，賈母道：如今的
日子在我也罷了，他們年輕的人兒，還了得，我正要想了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練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
道：我想起來了，宝姐，不是後兒的生日麼？我多住一天，給他拜了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氣糊
塗了，你不提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麼？我明日拿出戲來給他，办了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到做過好幾次
。如今過了門，倒沒有做宝玉這孩子頭里，狠伶俐，很淘氣，如今因聽為家里的事，不好再得這孩子話多，沒有了，倒是珠兒

媳婦还好有的時候這處着沒的時候也是這處着帶着蘭兒靜兒的過日子倒難為他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
連二嫂子連模樣兒多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只他們嘴裡不說心裡要抱怨我說
我有了剛說到這裡把丫臉漲紅了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麼豈初姊妹們多是在一處樂快了的說：「唉！再別留這些心凡一
了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你宝姐，生來是了大方的人頭裡他家這樣好他一點兒不驕傲後來
他家坏了事他也是舒坦的如今在我家裡宝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也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
子倒是了有福的你林姐，他就最小性兒又多心所以到底兒不長命的风丫頭也見過此事恨不該畧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
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罷了後兒宝丫頭的生日我另拿出銀子來熱鬧的與他做丫生日也叫他喜歡這麼一天湘
雲道老太太，說得狠是索性把那些姊妹們多請了來大家叙一叙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遂叫兒央拿出一百銀
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兒央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
又請了薛姨媽宝琴叫帶了香菱過來又請李嬌兒不多半日李紋李綺多來了宝釵本不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
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過去宝釵心裡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宝琴並香菱多在
這裡又見李嬌娘著也多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嬌娘好見

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几句話和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傍說道太人們多請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拜壽宝釵听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便說姐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談的若說為我的生日是斷、不敢的正推讓着宝玉也未請薛姨媽李媽媽的安听見宝釵自己推讓他心裡本早打算過宝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才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未湘雲嘆道扯臊老太太、還等告訴你打諢這些人為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宝釵听了心下未信只听賈母和他母親道可憐宝玉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了生日請姨太太、們來大家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心裡才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况且宝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宝釵低頭不語宝玉心裡想道我只說史妹、出了閨必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也不來理我如今听他的話竟和先前是一樣的為什麼我們那丫過了門更覺的胸膈了話多說不出來正想着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紈凤姐多進來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只是他攔着不許來說是借們家正是晦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担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日為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借們家二老爺

又襲了我还可以走，不妨事的所以終放我來說着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為憫的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日說，唉，解了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多不敢作聲了鳳姐雖勉強說了几句有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招人發笑賈母心裡要寶釵喜歡故意的慍風姐說話風姐也知賈母之意便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有全說着回過頭去看見婆，尤氏不在這裡又縮住了口賈母為着奇全兩字也想那夫人等叫人請去那夫人尤氏惜春等所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願想着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那夫人假說病着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裡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借們娘兒們與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裡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着一小坐兒他替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再到各處行礼去若如今行起礼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向家人道借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小人間候我叫餐鴛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死央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磕頭怎麼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死央等去了這裡賈母終讓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多不是姓

常的樣子賈母着急道怎麼着大家高興些纔好湘云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麼着呢凡姐道他們小的時
候多高興如今碍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着疼疼了宝玉、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
好的上頭去了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叫他們行了个兒罷賈母側着耳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死央去宝玉听了
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死央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去呢死央道小爺讓我們舒服、的喝一鍾罷何苦來
又來攪什麼宝玉道豈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与我什麼相干死央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
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么這裡要行令呢死央道聽見宝玉二爺說老太太、叫我纔來的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賈母道文的
性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到是想个新鮮頑意見纔好死央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个
盆骰子來大家擲个曲牌名兒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案上死央說如今用四个骰子擲
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盃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盃數兒擲出來再定衆人听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多隨着死
央便打点兒衆人叫死央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个死央道這
是有名的叫高山四皓有年紀的喝一盃子是賈母李嬌娘邢王兩夫人多談喝賈母弄酒要喝死央道這是姨太太、
擲的這法太太、說个曲牌名兒下家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來的罰一盃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裡說

的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幾太，喝一鐘就是了薛

姨媽道我說个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頭見道再謂偷閑少年说完般盃過到李紋便擲了兩个四两个二妃央

說也有名兒這叫到既入天台李紋便接着說了个二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紋說道再得桃花好避秦大家又

喝了一口般盃過到史湘雲前便擲了一个二两个三一个么便道這是什么妃央笑道這是个真兒喝一鐘再擲罢宝

語意通達法度口氣極深下字是李紋便道同看史湘雲極極花索之詞注在史湘雲心裏說只是金盃行不到正極極和到了

玉只得喝了又擲了个三两个四妃央道有了這叫做張敞画眉宝玉知是打趣他宝釵的臉也飛紅了凡

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宝玉難說自認罰了罢我也沒下家兒過了个盃輪到李

纨便擲了一下妃央道大奶掇的是十二金釵宝玉听了赶到李纨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

个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的退到自己座下心里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我家這

些人如今大大小小的就剩了這几个復又看湘云宝釵雖說多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

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燥得很脱衣裳去掛了簪出席去了史湘云看見宝玉這般光景打諢

宝玉擲不出好的來被別人擲了去心裡不喜歡才去的又嫌那个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紋道我

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看不如罰我一盃賈母道這个令兒也不熱鬧不如擲了罢讓妃央擲一下看擲出

个什麼來。小丫頭便把金盆放在死央跟前。死央依命便了。两个二丫五那丫在盆里只管轉。死央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轉。出一个五來。死央道：「不好了。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麼的。死央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詠。死央道：「這是浪擗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了。秋風入菱窠。死央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衆人道：「這句狠確。賈母道：「這令兒了。借們喝兩盃。吃飯。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裡去了？還不來。死央道：「換衣裳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叫襲人姐，跟了去。賈母王夫人才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小丫頭。到了新房子裡。只見五兒在那裡掉蟬。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裡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喝酒呢。小丫頭道：「我討老太太那裡來。太太叫我來找。豈有在那裡到叫我來找的呢？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丫頭没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問道：「你見二爺那裡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裡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暑熱一病。再來請老太太。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回了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裡就是了。小丫頭羞着。不便說明。只說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吃畢飯。大家散坐。閒話不題。且說寶

玉一時傷心走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趕來問是怎麼了宝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裡性煩的要不起他們喝酒借們
兩了到珍大奶，那裡逛，去襲人通珍大奶，在這裡去找誰宝玉道不找誰他既在這裡照，他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
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又一个小門兒半開半掩宝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了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
宝玉問道這小門兒開着麼婆子道天不問今日有人出來說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裡的菓子傳開着門等着呢宝玉便
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宝玉才要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裡不干净常沒有人去別再撞見什麼宝玉
住著好氣快
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道才說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板去我們摘花兒打
菓子一个人常走的二命要去借們多跟着有這些人怕什麼宝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着宝玉進得園來
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几處亭殿彩色久經剝落遠望見一叢翠竹倒還茂盛宝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
園住在後邊一連几了月不雅我到這裡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几杆翠竹青蔥這不是滿湘館麼襲人道你几了月
沒來連方向多忘了借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頭用手指着道這總是滿湘館呢宝玉道可不是
怕了看張公的手眼也
過了麼借們回去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飯該回去了宝玉不言我着旧路竟往前走你道宝玉離了大
現園橋及一載豈還忘了路徑只因襲人怕他見了滿湘館想起登玉又要傷心所以要用言混過後未見宝玉只

望裡走又怕他招了邪氣所以哄着他只說走過了那裡知道宝玉的心全在瀟湘館上此時宝玉往前急走襲人只得赶上見他站着似有所見以有所聞便道你什麼宝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宝玉道我昨聽見有人內蹄哭怎麼沒有襲人道是你疑心素常你到這裡常聽見林姑娘傷心所以今還是那樣宝玉不信還要听去婆子們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也敢走這裡的路兒隱僻又所見人說打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聲音所以人多不敢走宝玉整人聽說多吃了一驚宝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滴下淚來道林妹，，好，見的是我害了你你別怨我這是父母做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趕來對襲人道你这么大的怎麼和二爺到這裡來太太，，急的打發人各處尋找到了剛才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和二爺到這裡來了唬的太太，，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來趕還不快回去呢宝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兩個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太太，，着急宝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太太，，不放心將宝玉仍送到賈母那邊衆人多尋着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救素常因明白才把宝玉交給你怎麼今見帶他園裡去他的病才好倘或撞着什麼又鬧起來那可怎麼好襲人也不敢分辨只依頭不語空殿看宝玉顏色不好心裡吃驚上句宝玉恐襲人受委曲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時時沒到園裡逛，今日越着酒興走，那裡就撞着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裡吃過大虧的所到那裡寒毛直豎說兄弟胆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胆

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麼仙去了。宝玉听着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發賈母道：「你到園裡沒有瞧着呀？不用說了，已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才好，不是你鬧的大家多早散了去罷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要我補叫你們再樂一天呢。別為他再鬧出什麼原故來。衆人听说遂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裏住下。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裏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宝玉回到房中，嘆聲嘆氣，寢臥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裡間叫襲人來細問。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他宝玉到園怎多樣的玩兒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黛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在世上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的人死後還是那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不堪的濁物，那里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出此邪魔外祟來。纏擾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黛玉听的。襲人会意，也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我們也算相好，怎麼沒有夢見過一次？黛玉在外頭听着細細的想，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几遍怎麼從沒夢見，想必他到天上去了。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多沒有一寸兒。我如今就在外間睡，或者我從園裡回來，他知道我的心，肯與我夢里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里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也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用胡思亂想，你沒照見太，因你園裡去了，急的話多說不出來。你這會子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黛玉道：「這怎麼說罷了？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料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去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黛玉听了，正合機宜。寶釵睡下，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照二奶，睡着了，沒有寶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黛玉只當寶釵睡着，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

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預備下茶水，閃好了門，進房間去照應。了一回，各自假寐。着空玉若有動靜，再出來。空玉見襲人進去了，便將坐更的兩丫婆子，走到外頭，他輕的坐起來，暗的祝讚了幾句，方才睡下。起初再睡不着，已後把心一靜，誰知竟睡着了。却到一夜安眠，直到天亮，方才醒來，拭了拭眼，坐着想了一回，並沒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空玉及是一夜沒有睡着，聽見空玉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話你說莽撞了。若林妹在時，又該生氣了。」空玉听了，自覺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起着進裡間來說。我原要進來，不知怎麼一吓，跳兒就打着了。空玉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也本沒有睡，聽見他們兩丫說話，即忙上來倒茶。只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空玉：「昨夜睡的安頓麼？」若安頓早的同二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道：「你回去回老太太。」說空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空玉連忙梳洗，當兒襲人等跟着先到賈母那裡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多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空玉，好麼？空玉道：「昨夜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麼。」眾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邊人來，到太太，那里說了些話。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太太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眾人听了，心中好不自在。多說二姑娘這及一丫人為什麼命裡遭着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可怎麼好呢？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

因是宝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衆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便道：「你回去也罷了，但不用傷心。碰着這樣人，也是没法兒的。過几天我再打發你^人接你去迎春。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着眼淚直流，衆人多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呢？比不得你三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苦想起來，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為是宝釵的生日，只得轉悲作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着了。說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別。大家送了出來，仍回賈母房裡。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宝釵那裡，說道：「你哥是今年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才好贖罪。這几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要給你二哥，完婚你想，好不好？」宝釵道：「媽，是因為大哥，娶了親，唬怕了的，所以把二哥的事也疑惑起來。極我說，根該办那姑娘是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根苦，娶了去，雖說們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着呢。」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回明老太太，說我家没人就要擇日子了。」宝釵道：「媽，只管和二哥商量，挑了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庄事。」這裡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才好薛姨媽道：「今日所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妹，在這裡住几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不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叙几天話兒。」宝釵道：「正是呢。」於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却說宝玉晚間歸房，因想昨

夜代玉竟不交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
了主意向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頭睡着似乎比在屋里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裡也覺清淨我的意思还要在
外頭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宝釵听了明知早晨他嘴裡念詩自然是為代玉的事了想來他那个歡性是不能
劝的若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罢了况兼昨夜听他睡的到也安静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
做什麼但只別胡思亂想的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宝玉嘆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里睡罢外邊
一時照應不到着了凉倒不好宝玉未及答言宝釵却向襲人使了个眼色襲人會意道也罢叫个跟着你罢夜里好
倒茶倒水的宝玉便嘆道這話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听了倒沒意思登時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宝釵素知襲人
穩重便說他是跟慣了我的还叫他跟着我罢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罢了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闹了一天也乏了
該叫他歇了了宝玉只得嘆着出來宝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宝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又囑咐两个醒睡些要茶要水
多留点神兒两个答應着出來看見宝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了和尚一般两个也不敢言語只管聽着
他嘆宝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嘆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宝玉睜開眼看
見襲人便道你们只管睡罢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為你昨日那个光景鬧的二爷一夜沒睡你再這麼着

成什麼事。宝玉料着自己不睡，多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付了麝月等几句，終進去，闔門睡了。這里麝月、
兒兩丫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宝玉睡着，各自歇下。那知宝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兩丫人在那裡打鋪，忽然想起幼年
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丫服侍，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為沒穿衣服，着了涼，後來還是從這丫病上死
的。想到這裡，心移到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丫影兒，因將想晴雯的心，又移在五兒身上。自
己假粧睡着偷見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歡性復發，听了听裡間已無声息，知是睡了，但不知麝月
睡了沒有，便故意叫了兩声，却不答應。五兒听见了，宝玉叫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宝玉道：「我要漱。」五兒見麝月
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倒了燉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忙起來，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
袄兒，鬆的挽着一丫鬢兒。宝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執了虛名，也就打了正經主意了」
不覺歎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听说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宝玉竟比宝玉聰明。
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裡實在敬慕，又見宝玉痴、傻，不似先前的丰致。
又听见王夫人為女孩子們和宝玉頑笑，多攆了，所以把那女兒的柔情和素日的痴心，一舉擱起。怎奈這位歡喜
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的說道：「二爺漱口不

宝玉嘆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嘆着，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好不好五兒听了摸不着頭腦便道多是姐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宝玉又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微，嘆着點頭兒宝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有宝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的紅了臉心裡亂跳便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扯，的宝玉才撒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早知担了虛名也罷打止紅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听了這話明，是撻撻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道那是他自己沒臉這也是女孩兒家說的^骨在^西宝玉着急道你怎麼也是這了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終肯和你說這了話你怎麼倒拿這些話遺塌他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宝玉是怎麼了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睡罷別緊坐着坐着看涼着了剛才奶，和襲人姐，怎麼囑付來宝玉道我不涼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五兒沒有穿着大衣裳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涼便問道你為什麼不穿上衣裳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想着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宝玉听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棉袄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涼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牖邊拉了一件長袄披上又听了所麝月睡的正濃才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麼宝玉嘆道實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要遇仙的意思五兒

听了越發疑心，便問道：「遇什麼仙？」宝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着呢！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嘆道：「你在那里躺着，我怎麼坐呢？」宝玉道：「這什麼妨？那一年冷天，就是你晴雯姐，和麝月姐，頑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一個被窩裡呢！這有什麼大？凡一人，總別酸，又假醋的才好。」五兒听了，白，多是調戲之意。那知這位歡爺却是實心實意的話。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因拿眼一溜，抵着嘴兒，嘆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看見什麼意思，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和襲人姐，多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混攪。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看你什麼臉。」見人正說着，只聽外面咕咚一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里面，宝玉咳嗽了一聲，宝玉聽見連忙撇嘴兒，也就忙，的息了燈情，的躺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多不曾聽見他們說話。此時院中一响，猛然驚醒，听了，听也無動靜。宝玉此時躺在床上，心里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啼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才朦朧睡去，却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羞，寶釵咳嗽自己懷着鬼胎，恐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尚自昏，睡着便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麼？」五兒听這話，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赴笑，也不答言。一時，寶釵襲人也多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却也納悶。怎

底在外頭兩夜睡的倒這底安穩呢及宝玉醒來見衆人多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
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宝釵襲人多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怔、的聽
着宝釵、見他發怔_可知他為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聽的自已到不好意思便道你昨夜_可過
見仙了底宝玉听了只道昨晚的話宝釵聽見了勉強笑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听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
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宝釵的光景只見宝釵又笑着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裡和人說話底宝玉听
了自己坐不住搭起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到说了几句我也沒听真什麼擔了虛名又什
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沒有宝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為黛玉
了但終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枝柳怪來况着他的旧病元在姐妹上情重只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抑_移
過來然後能免魚事想到這里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起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吃多了些
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口飽悶_可死_可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些
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_可是死_可善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宝玉回到自己屋裡見宝釵自賈母王
夫人處才請了晚安回來宝玉想着早起之事未免報顏把慚宝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沒意思的光

景因想他是痴情人要治他的這了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想便問宝玉通你今夜还在外頭睡去罷了宝玉自覺沒趣便道裡頭外頭多是一樣的宝釵意欲再說及覺得難出口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呢我不信睡的那麼安頓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頭睡別的倒沒有什麼只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兒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舖在裡間就是了宝釵听了也不做声宝玉自己慚愧那裡還有強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來一則宝玉抱歉安宝釵之心二則宝釵恐宝玉思鬱成疾不如稍示柔情使得親近以為種花接木之計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這宝玉果是有意負荆那宝釵自然也無心拒客從過門至今日方才是雨膩雲香氤氳調暢從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次日宝玉宝釵同起宝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賈母因疼宝玉又想宝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來便叫她去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的一了漢玉玦雖不及宝玉他亦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之希罕她找出來這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裡裝着我按着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太太：這會子叫拿出來做什麼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朝

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拿着就像見了我的樣我那時還小拿了來也不當什麼便擦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見
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等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擦便擦了六十多年今日見宝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着拿出來
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宝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宝玉走到床前賈母
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宝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宝玉口稱讚賈母道你愛
麼這是我祖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宝玉謝了長壽子多要送給他母親牛家了賈母道你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
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宝玉嘆着去了宝釵等又說了几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
是膨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那王夫人凤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
即請大夫來診了脉說是有年紀的人傳了些飲食感冒些風寒暑濕導致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却是
尋常藥品命人煎好進服以沒賞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听好大夫請來瞧瞧老太的病
俗們常請的几个大夫我瞧着不怎么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宝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
几个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這却是極難的越是不行時的大夫倒有本願你就打發人去
找來罷賈璉答應了去去回來說道運到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来天進城一次這時弄不得又請了一位

也就來了賈政听了只得等着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衆人多在那裡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楓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來你們快請進來凤姐走到床前回了賈母岫烟是妙玉的旧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冠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秋兒外單一件水田青緞襪也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綠絲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子手執塵尾念珠跟着丫侍兒靛_的走來岫烟見了问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時候可以常來瞧你近來因為園內人少一丁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偕們這裡的腰門常閉着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日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園裡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听說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记着你還要瞧宝姑娘我那管你們閑不閑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岫烟_何嘆道你还是這種脾氣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多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几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丫女菩薩你瞧我的病可好的了好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几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的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為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麼着只是胸膈飽悶剛才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脉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丁大夫說感冒傷

食的是明兒還請他來說着叫兒吟對廚房裡办一桌淨素菜來請妙師父這裡便做妙玉道我吃過午飯了我
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偕們多坐一會說，閒話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日來瞧，又說了一回話便要
走回頭見惜春站着便問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坐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坐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
園裡的明亮所以沒興頭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惜春道就是才來的那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相近妙
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說着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了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那邊呢家人暫且散
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難醫即命人到衙門告訴日夜同王
夫人親侍湯藥一日見賈母畧進些飲食心里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是誰彩雲看
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裡找不着一個姐們我又不該冒撞我心裡又急
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
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
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聽見便道迎了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
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

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丫孫女兒一丫享尽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了頭虽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兒的要死了面着我這麽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麼王夫人死矣等解功了好半天那時宝釵李氏等不在房中凤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们來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太那裡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那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那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建快去瞧去知賈母病着象人多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禱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衆人不便尙閒竟容孫家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孫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我兒因兒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听那裡知道史姑娘哭的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多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是變了癆病还可捱了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里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別在老太太跟前提起來倘或老太太問起務必托你們變了法兒回老太太才好琥珀听了嘆了一声也就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罢琥珀也不便回心裡打算告訴兒女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喊「噯」的說

瞧着是不好也不敢言語了。這裡賈政悄的，叫賈璉到身傍，向耳邊說了几句話。賈璉鞋的，各處出去，便傳着了。現在家裡的，一千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們快，分頭派人，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好掛裡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多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多講定了。廚房裡，還該多派几个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裡領呢？」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外頭去。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各人分頭，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你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裡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過，快叫人將屋裡收拾，就該扎掙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鳳姐道：「們這裡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点子東西，還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來了。賈璉接入，診了脈，出來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着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她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她，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那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這了。」倒一鍾茶來。我喝。衆人不敢

違拗即忙送上來，喝了一口，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才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裡好些兒，畧靠着和你們說。話兒珍珠等用手輕扶起，看見賈母這會子精神好了些，未知生先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誑失人心

却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尽了自你們老爺起見子孫子也多享是好的了就是宝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里拿眼滿地下瞧王夫人便推宝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里伸出手來拉着宝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總好宝玉嘴里答應心里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听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丁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裡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宝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鳳丫頭呢凡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那些吃希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旧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凡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才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她央尋明知其故多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宝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回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合了眼（緊了）
又睜着滿屋裡瞧了一瞧王夫人宝釵上去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地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听見賈母喉間畧一响動臉變咲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家婆子疾忙停床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

二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裡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大開一色雪白

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多知賈家勢敗今見至恩隆重多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為長宝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多應守靈賈璉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多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裡邢王二夫人李執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自費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惜春年小雖在這裡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裡竟無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况又賈璉在外做主裡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幹原打諫老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裡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如今他們多去了銀項雖沒有對牌這種銀子却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我們那丁辦難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比寧府裡還得办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後日一早分派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的瞧了統共

男僕只有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了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雖以派差心裡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的人多又將庄上的弄出几丁也不教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个小頭過來說姨小姐請奶、風姐只得過去只見姨哭得淚人一般把拉着風姐說道二奶、請坐我給二奶、磕了頭並說服中不行禮這丫頭是要磕的姨說着跪下慌的風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的說姨跪着風姐便拉起來姨說道老太太的事一夜內外多是二爺和二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體面的辦才好我才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也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更不明白我問定二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才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个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了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我想二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來作个主意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風姐听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雖是老爺口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多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法定的姨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倘或用着不^費只管拿這个去折變

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也不好違了老太的遺言况且老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所見的庶風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這樣的着急起来了呢？道不是我着急為的是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樣呢？我呢是寸寸頭好受碍不着到底是這裡的声名風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兒央千恩萬謝的托了風姐那風姐出來想道兒央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且別管他只按着借們家先前的樣子办去於是叫旺兒家的來把話傳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裡頭照應着些就是了橫豎做主是老爺太們他說怎麼着我們就怎麼着風姐道你也說起這話來了可不是兒央說的話應驗了庶賈璉道什麼兒央的話風姐便將兒央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剛才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借們多隱匿起来了如今恨寬裕老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用在老太身上老太是在南邊的雖有坟地却没有陰宅老太的靈是要歸到南邊去的這銀子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項祭田借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便叫那些貧窮

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看時常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你據你的話難道多花了
罢，風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借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寬撥太太，
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几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多說
有先叫外頭办了回來，再等你想這些奴才有錢的早油了，按着冊子叫去有說告病的，有說下屋子去了的，剩下几
个走不動的，只有賤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風姐听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办什麼？正說着，來了一个頭
說太太的話，問二奶，今日第三天了，裡頭還狠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風叫了半天，上了菜，^短了飯，這
是什麼办事的道理？風姐道：急忙進去，吆喝人來伺候，將就着把早飯打發了，偏那日人來的多，裡頭的人多，死眉
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会子，又惦记着派人趕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着家下女人們，一分派
了衆人多，各各着不動，風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來，我
們才好照管去，風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着，風姐即往三房取發應用之物
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死央說要太太存的，那一分傢伙，死央道：
你還问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風姐道：不要銀的，金的，只要那一分平常使的，死央道：太太、珍大

奶、屋裡使的是那裡來的風姐一想不到不羞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云才拿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明登賬發與家人收管死矣見風姐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裡做事何善爽利週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了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多沒有不是老太、白疼了他了麼那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箇一主子做了收局况且老太、的事原是長房做主賈赦並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太太、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風姐手脚大賈璉的鬧鬼所以先拿住不放鬆死矣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風姐掣肘如此却疑為不肯用心便向賈母前嘮叨哭个不了邢夫人等听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風姐便宜行事反說風了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風姐過來說道借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天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多照應不到想必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才好風姐听了呆了一会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來但只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風姐也不敢辯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们動不得身所以托你、是打不得撒手的風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听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奔起哀來又不得說風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

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們呢你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風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了家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嬌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挨了好些說為的是你們不齊集，叫人嘆語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辦事不是。今兒个遇見我們敢違拗麼？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於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豈有在這里吃的？有要在家裡吃的，請了這位太太，又是那位奶，不來。諸如此類。那裡能看全。還求奶，勸那些姑娘們少挑筋就好了。風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了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在東府裡還是管事，要打要罵，怎麼那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多壓不住了。風姐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托办的太太，坐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中的人，說得話再看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棚裡要件東西，帶出去了，總不見拿進來。這叫我有什麼法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支付。風姐道：還提這了，他也是那裡為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裡湊手？衆人道：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裡麼？風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就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這件大事，借們一點也摸不着。淨當苦差，叫人怎麼能看心呢？風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莫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可和你們不依。衆人道：奶，要怎麼樣，我們敢抱怨麼？只是上

頭一人一乍主意我們實在難過到風姐听了也沒法只得央及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了衆人听命而去風姐一肚子的委曲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又恐那夫人生氣惡和王夫人說怎奈那夫人挑唆這些了頭們見那夫人等不助着風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風姐排解說是二奶，已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們吩咐了外頭不許糜費所以我們二奶，不能应付到了說過几次才得安靜些雖說僧道懺弔祭供飯絡繹不絕終是銀錢看盡誰肯踴躍不過草，了事連日王妃浩命也來的不少風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了走了這了終一回急央及一回支吾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犯央等看去不像樣連風姐自己心裡也過不去了那夫人豈說是象婦仗着悲感為孝四了字倒也多不理會王夫人只得跟着那夫人行事體者更不必說了独有李執照出風姐的苦處却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通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們不^好了風了頭那些人還帮着么若是三姑娘在家还好如今只有他几个自己的人暗張羅背前面後的也抱怨說是一个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豆兒老爺是一味的尽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几个錢就办的鬧了底可恰風了頭鬧了几年不想在老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見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

人家的樣兒也這場起建二奶，來別打諱什麼穿孝房室就葬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就揀个手兒也未為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多仗出力的那些素服孝執的人多蒼老着說大奶，說得狠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聽見兒央姐們的口語兒好像怪建二奶，的是的李執道就是兒央我也告訴過他我說建二奶，並不是在老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多不在他手裡叫他巧媳婦還做得上沒米的粥來麼兒央也知道了所以也不怪他了只是兒央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死了倒有些氣憤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才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睡罢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罢我这几天總沒有摸書本兒今兒爺，叫我家裡睡我喜欢的根要理个一兩本書才好別弄脫了孝再多忘了李執道好孩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罢等老太，送了殯再看罢賈蘭道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也罷了衆人听了多誇道好哥兒怎麼這些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宝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孩子氣這几日跟着老爺疑着雖他根不受用已不碍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不知唧，咕，的说些什麼弄的二奶，多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和姑娘不很和他說話倒是替們本家兒的什麼喜姑娘四姑娘哥，長

哥、短的和也親密我們看那宝二爺除了和奶、姑娘們混，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的心，他這麽大那裡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將來是不愁的了，李執道就好也還小呢，只怕到他大了，借們家也不知道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你們瞧着怎麼樣？象人通那一斤更不像樣兒了，且隻眼睛倒像丫活猴兒是的东西，西看，蛋在那裏緊喪見了奶、姑娘們未了，他在孝腰子裡頭淨偷着眼兒瞧人，李執道他的年紀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滿着自了，還有一件事借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聞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车是怎麼樣了？象人通連二奶，這几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也沒見傷出去，昨日所見外頭男人們說二爺派了舊二爺料理，說是借們家的車也不_費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執道車也借得的，象人通奶，說笑話見了車，怎麼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多用車，只怕堆借想未，這催呢？李執道底下人的只湯催上頭白車，也有催的，象人通現在太太、東府裡的大奶、小蓉奶，多沒有車了，不催那裡來呢？李執道听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借們家裡的太、奶們坐了催的車來，借們多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們的男人，我们的車馬早，的預備好了，省了捐，象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來了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只

得空夜前一日過未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病苦剛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性情又好偏的得了冤孽症候不過捱日子罢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死央着再三劝慰不止宝玉聽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劝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枕蓐几平回頭又看宝琴等也多是淡素裝飾丰韻嫣然独未到宝釵渾身掛孝那一種雅致比尋常穿顏色時更自不同心裡想通古人说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看來不止為梅花開的早竟是那棠白清香四字真不可及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也是這樣打扮更不知怎樣的丰韻想到這裡不覺心酸起來那淚珠兒便一直的滾下來了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声大哭衆人正劝湘雲外間忽又添出一个哭的人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悲傷豈知他們两个人各有各的眼淚這場大哭招得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嬌娘等功住次日乃坐夜之期更加熱鬧凤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需用尽心力甚至咽喉嚔啞數行過了半日到下半天親友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个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裡呢怪不得太太說裡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親自受用去了凤姐听了这话一口气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裏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蹶倒在地幸亏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凤姐的血一口的吐个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